

一人提灯，众人擎火

——尹浩洋和“烟台老街故事荟”文化活动

高义杰

一座城市的底色，印在时光斑驳的老街上，藏在一代代口传的旧事里。

从奇山守御千户所的戍边烽烟，到开埠之后中西交融的市井气象，烟台的每一处老街、每一栋老建筑，都积攒下了数不清的乡土记忆。

留住城市记忆，总要有人沉下心来做打捞者。尹浩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烟台地方文史的守望人。由他发起的“烟台老街故事荟”文化活动，最初由一群文化爱好者自发组织，后得到了政府宣传部门、民政部门、烟台市宣讲工作者协会以及横山书院、六艺文化空间等单位的支持协助，正成长为烟台口碑扎实、深入人心的群众文化品牌。

这个文化品牌的缘起，要追溯到1996年。当年烟台紧锣密鼓筹备第二届APEC博览会，对外展示城市形象，梳理本土历史文化成了紧要事。彼时尹浩洋已是报社骨干，多年跑新闻，业务过硬，先后获评市级优秀新闻工作者、新闻“双十佳”，其作品还多次拿下国家级新闻奖项。筹备盛会期间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在烟调研，多次和尹浩洋探讨烟台的历史脉络与人文特色。几番交流下来，尹浩洋心里生出一个明确的念头：烟台的历史资源丰富，但大多散在老人的口述、老旧报刊和地方文献之中，缺少通俗、面向普通大众的传播渠道，很多本地人并不熟悉脚下土地的过往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在繁忙的采编工作之外，挤出时间搜集烟台文史资料。这条路，一走就是三十年。

三十年里，尹浩洋没有停留在书本史料里。乡间耆老、行业亲历者、地方文史学者，他经常登门走访；城区老街、县城古村、山海遗迹，他实地踏勘求证。大到烟台开埠历程、长岛、蓬莱等地的地域沿革，小到一条街巷的来历、牟平老白干、烟台啤酒的产业往事，还有本地婚俗、特色吃食的渊源，但凡和烟台相关的历史和民俗，他都认真甄别、仔细记录。

长年积累之下，成果日渐丰厚。他先后出版《揭秘鲜美烟台》《图说烟台开埠史》《翻新烟台》《传奇长岛》《和平蓬莱》《牟平老白干传奇》《烟台啤酒传奇》《烟台老街故事》《烟台名吃故事》《烟台婚礼指南》等近三十部作品。其中《揭秘鲜美烟台》入选首批“烟台好礼”，也是二十件入选作品里唯一一本人文读物，成了对外展示烟台文化的载体。与此同时，他持续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史文章，用平实的文字，把枯燥史料转化为普通人愿意读、读得懂的乡土故事。

在这些作品中，《烟台老街故事》两辑图书，不讲晦涩的学术考

证，专注街巷里的凡人旧事、市井变迁，真实鲜活，接连再版，积攒了很好的群众基础。依托书本的影响力，尹浩洋联合朗诵爱好者、文史研究者、文化志愿者，发起了“烟台老街故事荟”文化活动。

活动形成了一套朴素又有效的模式：尹浩洋结合活动举办地的地域特点，确定对应的历史专题，把经过考证的史实梳理出来；之后由本地朗诵爱好者围绕主题进行再创作，用诵读的方式，把家门口的烟台故事讲给听众。它不是严肃的学术报告会，也不是刻意编排的文艺演出，重在真实、重在共情，让沉睡在纸面上的历史，送到群众耳边、眼前。

至今，这项文化活动已30多次走进社区、企业、中小学、高校，覆盖不同年龄、不同行业的受众。以2024年走进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活动为例，活动全程网易直播，现场七百多名师生到场聆听，一个半小时的直播，线上收听量突破六十一万人次。一场本土文史分享，突破地域限制，让更多人透过老街故事认识烟台。

这项活动能持续受欢迎，主要有四点：一是接地气，讲的都是烟台人熟悉的街巷旧事、本土风物，不做空泛的说教；二是史实扎实，所有内容都经过多年走访考证，拒绝戏说和猎奇；三是可信度高，依托《烟台晚报》长期积累的公信力，加上尹浩洋身兼市区两级美育专家库成员、烟台市文联和社科联双聘讲师、芝罘区形象宣传大使，自带口碑；四是贴近人心，老年人能从中回味往昔，年轻人借此了解家乡历史，很容易产生共鸣。

正因如此，今年来自机关、社区、学校、企业的邀约不断，日程已经排到半年以后。参与活动的作家、学者、朗诵爱好者和志愿者，都是不计报酬，凭着对乡土的热爱投入其中。一次次分享诵读，早已超出文娱活动本身的意义。

对这座城市来说，“老街故事荟”文化活动是一次及时的记忆留存。城市快速改造，很多民间的民生细节、民俗传统很难载入正史，这项活动补上了宏大史料之外的市井档案，留住了有温度的城市细节。

对普通市民而言，它是凝聚乡愁的纽带。一段老街往事，唤醒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也让年轻一代建立对家乡的认知，慢慢生出归属感与自豪感。

对地方文化建设来说，它提供了群众文化建设可借鉴的样本。以民间力量为主，相关部门扶持助力，用文史内容打底，用艺术形式传播，感染力强，为厚植城市文化自信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。

书斋夜话

庄子天籁，穿越两千年

柳华东

闻一多先生称《庄子》：“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、峻刻的、料峭的一味皱眉头、绞脑子的东西；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。”这真是道出了庄子哲学独到的文学魅力。

在诸子百家的诸多流派著述中，以寓言说理并不鲜见，但像庄子这样“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”，却找不出第二个人。以充满个性的寓言故事来构建自己哲学思想的宏伟大厦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寓言充满丰富的想象，展示出深邃博大的哲学思想，更展示出瑰丽神奇、浪漫而狂恣的个性化的语言魅力，所以其寓言堪称空前绝后的文学巨制。

庄子的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邃的，他继承了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思想，进一步提出“法天贵真”的理念，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反对世俗的一切所谓文明的秩序与规范，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。

纵观人类发展史，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没有更多地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发展，反而让大多数的苍生黎民成为统治者一统天下的牺牲品。孔子慨叹“苛政猛于虎”的残酷现实，《孟子》一书中也有“杀人盈城”“杀人盈野”的记载。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，庄子表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认知，认为所有的悲剧在于人类在发展中迷失于外物的追求，丧失了人类自己的自然本性。通俗一点讲，就是人们迷失于现实社会的权力与物质，成为了外物的奴隶。在《庄子·骈拇》中，庄子这样剖析：“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小人则以身殉利，士则以身殉名，大夫则以身殉家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，事业不同，名声异号，其于伤性以身为殉，一也。”综合而言，就是外物的诱惑使人迷失了本真自然的自我。

为了表达这一观点，庄子以大胆假设、荒诞陈述的寓言故事，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批判。

在《庄子·外篇·至乐》篇中，庄子讲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寓言故事。庄子到楚国，见到一个骷髅，立刻想到这个死去的人可能遭遇的种种人间坎坷，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认识。接下来，他又以梦的形式展开荒诞表述：

夜半，髀髅见梦曰：“子之谈者似辩士。视子所言，皆生人之累也，死则无此矣。子欲闻死之说乎？”庄子曰：“然。”髀髅曰：“死，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；亦无四时之事，从然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也。”庄子不信，

曰：“吾使司命复生子形，为子骨肉肌肤，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，子欲之乎？”髀髅深瞋蹙额曰：“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！”髀髅生前可能遭遇庄子所猜测的种种磨难，死后却过得欣欣然，绝不想再返回人间。此文对现实社会的辛辣讽刺真是入木三分！

在《庄子·秋水》中：庄子钓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“愿以境内累矣。”庄子持竿不顾，曰：“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。此龟者，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？”二大夫曰：“宁生而曳尾涂中。”庄子曰：“往矣，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”

这则寓言假托楚王邀他为相来表达他的观点。这里庄子以神龟作比，写出他不为物欲所累，而一心返归原始、顺其自然，保持其自由的本性。他认为，作为社会个体最佳的状态乃是“无己”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（《逍遥游》）也就是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本真境界。这是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一种超越一切的精神自由的境界。

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，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。

东晋陶渊明的诗充满田园风情，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，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”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”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（《归园田居》）字里行间完全超越了名利得失，甚至是超越了生死，这岂不是回归了自然，恢复了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家园吗？这又何尝不是庄子思想的继续？

其实何止一个五柳先生？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，庄子的思想如清泉，如天籁，润泽着后世来者饥渴的心灵。

盛唐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，号称诗仙，从他的身上我们分明就能看到庄子的影子；李商隐曾写下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的诗句；一生颠沛流离的苏轼认为“庄子无为识天命”，表达了对庄子“逍遥游”思想的认同。

《庄子·齐物论·天籁》中，庄子提出了天籁、地籁、人籁三种不同层次的思想认识。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指出：因为“天籁”不是一个东西，不能直说。不可言表的“天籁”应该就是人类精神家园中最高境界的回响与共鸣，甚至无声胜有声。而庄子的思想岂不正是天籁，回响千年而不绝？